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布尔乔亚的恶梦

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



(美) 罗伯特·M·福格尔森 / 著 朱歌姝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布尔乔亚的恶梦

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

(美) 罗伯特·M·福格尔森 / 著 朱歌姝 /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
(美)福格尔森(Fogelson, R. M.)著;朱歌姝译.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Bourgeois Nightmares: Suburbia, 1870~
1930
ISBN 978-7-208-06988-6

I. 布... II. ①福...②朱... III. 房地产—城市经济—经
济史—美国—1870~1930 IV. F299.71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7101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陈楠

·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

布尔乔亚的恶梦

——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

(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 著

朱歌姝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173,000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6988-6/K·1331

定价 25.00 元

罗伯特·M·福格尔森 (Robert M. Fogelson)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与城市研究教授。他撰有多部城市史和城市事务的著作，其中《下城》(Downtown)一书荣获2001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奖(美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史最佳图书)与2002年城市史协会奖(北美城市史最佳图书)。

朱歌姝

武汉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现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社会学系在读。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巴黎，19 世纪的首都》

(德) 瓦尔特·本雅明

《公正、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英) 戴维·哈维

《漫长的革命》

(英) 雷蒙德·威廉斯

《传播》

(英) 雷蒙德·威廉斯

《社会理论与都市问题》

(英) 彼得·桑德斯

《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美) 威廉·威尔逊

《当工作消失时》

(美) 威廉·威尔逊

《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美) 理查德·利罕

《城市：没有郊区》

(美) 大卫·鲁斯克

《石英城》

(美) 迈克·戴维斯

《空间与政治》

(法) 昂利·列斐伏尔

《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 年的美国城市郊区》

(美) 罗伯特·M·福格尔森

《下城》

(美) 罗伯特·M·福格尔森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编委会

主编

孙逊

编委

薛 毅（执行） 刘北成

刘士林 成伯清 陈 恒

林 鹤 胡大平 倪 伟

出版说明

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它与文化研究、都市研究、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也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发展，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放眼世界，取得新的突破，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为达到此目的，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很紧迫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科的自主和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策划了大型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总之，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作品，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2007 年 3 月

献给玛丽亚·阿尔瓦雷斯、约书亚·福格尔森
和卡米尔·巴拉德,以及大卫·汉德林,他的问题激励
我写出了一本自己从未想写的书

想象一下我(意思是说一个有实力有教养的人)来到这里(从城市搬到郊区),会不会不久以后就发现右边是家小酒馆,左边是家啤酒屋,工厂的烟囱和仓库挡住了水景呢?什么能让我确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呢?这条迷人的小路一定不会通向去城里的大道吧?它将会到处都是垃圾吗?这些可爱的小树林,我可以相信它们不会很快变成树桩,周围满是棚屋、山羊和大堆的煤灰吗?

——弗雷德里克·洛·奥姆斯特德等人:

《斯泰顿岛改造委员会改造方案报告》,1871年

中文版前言

我很高兴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1930 年的美国城市郊区》一书的中文版。虽然这本书论述的是美国独有的问题——在新开发的城市郊区，美国人竭力要阻止不希望出现的改变，但是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会使中国读者对它感兴趣。一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新视点。它揭示了美国城市郊区的成型，不仅来自于美好的梦想，也来自于恶梦；不仅来自于希望，也来自于害怕，害怕其他人，害怕少数族裔与穷人，害怕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害怕市场，害怕改变。另一个原因是郊区化的步伐也正在其他一些国家内加速，中国也身在其中。或许困扰美国人很长时期的对改变的恐惧可能扩展到世界各地。一个国家的人如何对待这些恐惧的经历，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是一种经验教训，我将这个问题留给读者来决定。

罗伯特·M·福格尔森

目录

中文版前言/001

导言/001

第一章 1870—1930 年的郊区：寻求持久性/031

第二章 布尔乔亚的恶梦：害怕几乎所有人和所有事/135

结语/228

致谢/240

索引/242

导言

20 世纪 50 年代初，也就是我高中毕业前几年，我父母为贝贝里 1
(Bayberry)的一幢即将建造的房屋交了预付定金。贝贝里是新罗谢尔
(New Rochelle)的一个住宅开发区，新罗谢尔则是纽约市飞速发展的
郊区之一。我们以前住在西布朗克斯(West Bronx)的公寓里，这个社
区里大多是第二代移民、专业人士或小商人，我的父母就是其中的一
员。大萧条时期他们住进西布朗克斯，二战之后日子好起来，他们开
始不满足于只住公寓了。父母并没有告诉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为什么要
买房子，但我后来还是知道了：他们觉得两居室的公寓对于抚养三个
儿子来说，似乎太小了；实际上，这已经比他们的父母在曼哈顿(Man-
hattan)维持一个更大家庭所住的房子要大得多。另外，他们也厌倦了
交房租，厌倦了与房东打交道。他们希望成为房子的主人，而不是租
户，他们想住在独门独户的风子里，有个宽敞的园子，有一方修剪齐
整的草坪和成阴的绿树，他们还希望周围的邻居也一样是独门独户的
业主。现在我们的邻居纷纷搬走了，我的父母也觉得没有理由留下。
有些邻居往东搬到了皇后区(Queens)和长岛(Long Island)。大多数人
则像他们的父辈曾经从曼哈顿向北迁到布朗克斯一样，从布朗克斯迁
到更北的韦斯特切斯特(Westchester)县、新罗谢尔、芒特弗农(Mount

Vernon)，如果他们支付得起，他们还会选择斯卡斯代尔(Scarsdale)。我的父母相信，大约一两年内，我们也就会在郊区过上惬意的生活。

结果是，他们满怀信心的事情没有实现。他们很快发现贝贝里到处都在盖房子，但这“到处”，却不意味着他们的那块“领地”。我父亲抱怨建筑进度缓慢，开发商就给他一个又一个借口，每一个借口都不着边际。父亲开始怀疑，于是向一个建筑业内的朋友打听情况。他发现我们家的地产是在第一期开发的地皮范围内，而开发商正通过这片地皮把他的材料和工人运到第二期的地皮上去。最终我们的房子会盖好的，但却要在所有其他房子都盖好以后。开发商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那块地皮，父亲只好撤回了预付金。几年以后，我的父母真的搬走了——但却不是搬到郊区的房子里，而是搬到布朗克斯的另一处公寓里；而后他们又适时地搬回了曼哈顿，开始还是房客，后来做了合作公寓的主人。当时我还不知道，贝贝里是我平生最有可能住到郊区去的一次机会。我在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的学生宿舍里呆了四年，又在剑桥的公寓和哈佛的温斯洛普宿舍(Winthrop House)里呆了五年，之后我回到了纽约，在哥伦比亚教了四年书，在上东端(Upper East Side)的一座双层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当我1968年去麻省理工学院(MIT)时，我搬进剑桥郊区边缘的一栋公寓楼。我现在仍然住在那儿。过去的三十个夏天我都是在属于玛萨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的一个农场度过的，那里离城市足够遥远，还没有被郊区化的风潮波及。

尽管我从没有住过郊区，我却在那儿花了很多时间。我到两个弟

弟家里去走过亲戚，他们都住在郊区——一个住在斯卡斯代尔，另一个住在洛杉矶的郊区之一赫莫萨海滩(Hermosa Beach)。我的亲戚大部分都住在郊区，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也住在郊区。我去过郊区的餐馆、电影院、购物中心。我读过有关郊区的小说和短篇故事，看过刻画郊区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作为一个美国城市史学家，我还教授过有关郊区的课程，包括郊区的历史和现状，它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而且虽然我不能说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但还是尽我所能搜集了大量的出版物，包括郊区史的书籍、文章和论文：它们有些是一般性的郊区史，其中包括肯尼斯·T·杰克逊(Kenneth T. Jackson)的《马唐草边疆》(*Crabgrass Frontier*)、约翰·R·斯蒂尔戈(John R. Stilgoe)的《边缘地带》(*Borderlands*)、罗伯特·费西曼(Robert Fishman)的《布尔乔亚的乌托邦》(*Bourgeois Utopias*)，您现在看到的书名，灵感便来自于此书；有些是涉及郊区类型史，包括波士顿的街车郊区、巴尔的摩的罗兰花园(Roland Park)、休斯敦的“河边橡树”(River Oaks)、堪萨斯城的乡村俱乐部小区(Country Club District)；还有一些是关于郊区和大众移民的历史、郊区和城市规划的历史、郊区和家庭建筑的历史。

文献资料如此浩繁，让人很容易忘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就是在过去四十五年中出现的成果。实际上，这种数量上的繁多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那就是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给郊区撰写历史编撰史，郊区史的历史。这些文献也异常丰富多彩，以至于历史学家对郊区的了解程度大于对美国都市的任何其他部分的了解。我们了解到郊区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起源，了解到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我们

- 了解到郊区开发商(那些把乡野变成郊区土地的商人),也了解到他们的顾客(那些购买这些土地建房的人家)。我们了解到对疾病、犯罪、道德败坏、贫困、移民和社会无序的恐惧如何驱使许多美国人从城市
- 4 中心迁移到外围地带。另外,我们还了解到铁路和街车,以及后来的高架铁道、地铁和高速公路是如何促进他们这种迁移的。我们还了解到为什么郊区规划商在二战以后让位给像威廉·J·莱维特(William J. Levitt)这样的营建商,他们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光投资地皮还负责建房。我们还了解到,开发商是如何在财政部门、地产协会、地方规划委员会和联邦住宅机构的协助下建立起现代都市来的,人们在城市外围居住、工作、购物和娱乐。

研究郊区的文献尽管有很多贡献,但它仍然缺少一些对于郊区史和美国社会史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它忽视了那些为人们所知的限制性契约,或者说行为限制。广泛运用于房地产交易中的法律程序,连接卖方和买方的合同(还有到限制失效之后新的卖方和买方),这些契约的作用不仅仅是禁止业主向非白人出售和出租他们的物业。它们还包括一系列负有高度法律责任的限制性条款,限定业主如何使用他们的物业。四十年前,当我为写一部关于洛杉矶的书做研究时,我第一次接触这些限制条款。我发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郊区规划商来说在郊区订立限制性契约是十分普遍的事,这种限制在上层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尤其流行,在这里它们甚至被用作市场工具。如果真像索尔斯坦·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曾经写的那样,房地产是仅次于纸牌的“最伟大的美国游戏”,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美国人愿意在这

么苛刻的规则下玩这个游戏？我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又引出了其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让我们对郊区的历史和郊区所依存的这个社会能够得到更多的认识。 5

在洛杉矶郊区，帕洛斯·弗迪斯区(Palos Verdes Estates)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些问题。在规划之初，它的限制条款就有三十页之多。帕洛斯·弗迪斯半岛是洛杉矶西南边缘高踞太平洋之上的一个特殊地点，帕洛斯·弗迪斯就坐落于此，占地 3200 英亩。1913 年，东部的金融家和铁路大亨组成的财团用 150 万美元从乔治·比克斯比(George Bixby)手中购得了这块土地的绝大部分，使得这个半岛在现代为人们所知，当时它还属于洛斯·帕洛斯·弗迪斯(Los Palos Verdes)农场的一部分。这个农场在 1846 年曾经从圣佩德罗(San Pedro)农场划出去了。西班牙人把南加州的大部分地区划成许多广袤无边的大农场，圣佩德罗农场就是其中之一。1882 年，洛斯·帕洛斯·弗迪斯农场又被分成了 17 份，其中最大的一块便是帕洛斯·弗迪斯半岛，这一块地给了乔撒姆·比克斯比(Jotham Bixby)，1894 年他的儿子乔治继承了这块土地。弗兰克·A·范德利普(Frank A. Vanderlip)是前面所说的那个财团的首脑，他的生涯听起来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的故事。范德利普是中西部一个农场主的儿子，父亲死后家里不得不变卖田产。范德利普读了一年大学、当了一年金融分析师之后，干上了车工，之后他又转向了新闻报业。他做了几年记者和编辑，后来又做了莱曼·盖奇(Lyman Gage)的私人秘书。盖奇是一个芝加哥

的银行家，后来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范德利普被指定为部长助理之后，又进入国内最大的银行之一、纽约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①，当上了副总裁，八年之后成为总裁。财团获得了离洛杉矶市中心 20 英里远的一大块土地，对于范德利普和他那些百万富翁合作者来说，这只是一个零头。这块地有 1.6 万英亩，也就是 25 平方英里，它已经超过了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城市旧金山(San Francisco)的一半，比范德利普和其他投资者工作所在的曼哈顿还稍微大一点。^②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用范德利普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没有看”就买下了帕洛斯·弗迪斯半岛，后来他儿子回忆说，他之前还是派了两个“他信得过的年轻人”去看了的。他可能觉得这桩交易实在不容错过，因为一英亩还不到一百美元的价格太划算了，“做房地产生意肯定能赚钱”。但是在那之后不久，他就被“一场反常的疲劳和间歇性的头晕”击垮了，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月。痊愈之后，他遵循医生的建议从银行告假，去加州看看帕洛斯·弗迪斯。那里的景象征服了他，他写道，帕洛斯·弗迪斯像“一个美丽的帝国”，有着“绵长的海岸”，“闪亮的新月形沙滩”，“起伏如画的山峦，有些地方还有更加迷人的溪谷”。这里让他想起了“索伦汀半岛(Sorren-

① 即后来的花旗银行。——译者注

② Delane Morgan, *The Palos Verdes Story* (Palos Verdes, 1982), pages 7—8; Hallock F. Raup, “Rancho Los Palos Verdes,”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March 1937, pages 9—13;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Abstract of the Four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0* (Washington, D. C., 1923), pages 24, 38. 也可参见 Frank A. Vanderlip, *From Farm Boy to Financier* (New York, 1933)。